

小辰光顶顶欢喜看白戏

文 / 钱红春

老里八早

所谓白戏就是指勔钞票个路边街头表演,阿拉小辰光顶顶欢喜看了。上海刚刚解放个辰光,马路浪勔讲汽车,连脚踏车也既没几部。倒是小马路浪邪气闹猛,人来人往,各种小贩哇啦哇啦喊得一天世界,选种地方白戏也多。当时阿拉刚刚读书,学堂里布置个回家作业勿多,每天放仔夜学,就趴拉商店门口个台阶浪,急吼吼做好功课,快点钻进人多个地方寻白戏看。特别是夏天黄昏个辰光,马路边头个白戏多得来勿及看。

我最欢喜看个白戏是猢猻出把戏,猢猻随着主人个口令或者敲铜锣个节点,翻跟头,竖蜻蜓,还会自家从箱子里拿出面具戴

好做怪腔,甚至会像模像样舞棒弄刀,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表演结束,猢猻会按照主人个吩咐朝大家打躬作揖讨钞票,好看得勿得了。猢猻出把戏虽然每趟都是老花头,但百看勿厌。再有个白戏是气功或武术表演,表演之前,伊拉先拉拉靠人行道浪用粉笔或石粉划一道直径大约莫四五米个圆弧作为警戒线,以防勿当心伤人。表演当中,有拳操对打,也有刀光剑影;有掌劈青砖,也有腹顶长矛等,看得大家心惊肉跳,连声喝彩。不过,猢猻一类表演,到最后大多是卖治疗跌打损伤个膏药或伤药。由于看表演个大多是踏三轮车,拉塌车,推桥头,扛大包等卖苦力个人,多多少少有点腰酸背痛,所以蛮受欢迎,买药个人也交关。还有个白戏阿拉就有点茄门,实在既没更加好看个白戏,也会去轧轧闹猛,猢猻就是卖可以汰各种油迹个

肥皂。卖个人先拉拉地浪摆一盆清水,盆子边浪有几只分别装仔酱油,菜、豆油,机油个小玻璃瓶,介绍结束后,就拿出一块白布,各种油倒一眼拉拉布浪向,白布马上变得污迹斑斑,再用伊拉介绍个肥皂对牢污迹来回搨,用力搓,然后放到清水里漂洗,原来个污迹就倏既没了。整个演示过程看上去好像既没一眼瑕疵,买个人也勿少。不过,伊拉个肥皂是自家做个,是用花花绿绿个糊墙纸头包装个,是的的呱呱个“三无”产品。我听人家讲,伊拉演示个肥皂同卖拨人家个肥皂并勿一样,真个假个只有天晓得。

我小辰光看过个白戏,印象最深个是有一天放夜学,看见人行道浪有个人拿根又细又长个棒头,对牢墙浪一块写有各种小毛病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碰着个各种问题个布头一边讲,一边指指点点。原来伊是要推

销一本介绍治疗选些毛病个民间偏方以及生活小窍门个油印小册子。伊也摊开来对大家讲,猢猻本小册子,是伊从当时报纸杂志浪摘录下来,汇编后自家刻印个,勿是瞎三话四来骗钞票。为了证明猢猻本小册子个实用性,伊告诉大家一道哪能根据月份与日脚算出是礼拜几个公式,并当场叫人出题演算,百算百准。虽然我当时既没钞票买,但伊猢猻道公式我记得邪气牢。如今我年逾古稀,仍旧用猢猻道来算日脚,根本就勿用看日历,交关灵光。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及城市管理个完善,路边街头个白戏也逐渐销声匿迹,以致现在有人拿人家寻相骂,打相打等纠纷也当白戏来看,猢猻同阿拉看过个白戏完全是两码事。

远开一点

弹老三

文 / 彭瑞高

上海地方小、开销大,要安顿下来并有所发展,实在不容易。所以上海人欣赏“活络头”,看不起“死板板”的“老实头”。而做个“活络头”,日常就要鉴貌辨色,碰着什么人说什么话,渐次造就了上海话的丰富、多变与婉转。这一点,在有关“生、老、病、死”的话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女子怀孕。这是一件敏感的事,许多上海人会避免直说。婉转地说起来就是:她“有了”、“有喜了”、“要做姆妈了”;怀孕的月份一多,就说她“身体重了”、“不方便了”。孕妇上公交车,售票员就会说:“这位女乘客身体不方便,大家让只位子。”

对老人的称呼,婉转的也多了。“这位老伯伯(老妈妈)上来了,大家让一让。”如同称呼家里的老人,令人温暖。“大岁数”、“老长辈”、“老爷叔”等,也都是礼貌的婉指。生病不吉利,上海人说起来也很注意婉转。请听这段对话——

“前阶段我一直在看医生。”

“出啥情况了?”

“肚皮里生了一只物事。”

“那勿要紧,拿脱就好。”

寥寥几句,把“患了难治的疾病”“疑是肿瘤”“手术切除”等“戳心境”的词,都一一避开了。

“死”是大忌,上海话说起来婉转余地更大。如生命垂危,会说是:“人不灵了。”“不来三了。”“气接不上了。”不幸作古,会说是:“走了。”“跑脱了。”“没(殁)了。”上海人当面对直接说“死脱”的,为数很少。

对“死”的另一些指代,听上去更有上海话特点,如:“两脚一挺”、“两眼一翻(闭)”,甚至还有“翘辫子”、“弹老三”、“翘老三”,等等。

这些市井俗词,在严肃的语境下,一般不大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这类俚语才会起到轻松发噱的作用。如在熟人之间自嘲,有人就会说:“我怕什么?最多翘老三!”

面对“死”这样一个庄重的课题,上海话有如此之多戏谑之词,使人对上海市民的乐观性格,不免又多一层思考。

【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编者】



沪上老照片

吃酸奶

现在喝牛奶、吃酸奶已是家常便饭,但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勿家常、普通了,喝、吃牛奶酸奶可以用上“享用”猢猻两个字。过去牛奶一直实行配给制,供应量邪气小,订牛奶个除脱医生开证明个特殊病人外,就是新生婴儿头年会每日配一瓶牛奶,到第二年就既得照顾了。所以五六十年代生个人,长到老老大,交关人对牛奶还非常陌生。老百姓要补充营养就喝点豆浆。牛奶、豆浆营养方面各有所长,但当时大家伙认定牛奶更高级,营养更好,遗憾个是“可望勿可及”。牛奶、奶制品到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多了起来,最初价格还是双轨制,零卖个比保证供应个订奶要贵。贵了天天吃吃勿起,但难板犒劳一下自家也是必须个。迭张摄于1983年个照片,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就是正辣享用酸奶。当时辰光老百姓吃酸奶还非常有新鲜感,连用吸管吸鱼冻样半流质,也当作了一种奇妙、特别个体验。 陆杰 摄 林庸 文

上海人搭阁楼

文 / 裴天蓉

茄山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个人,小辰光倏蛮艰苦个,吃个物事是计划供应,住个房屋倏宽宽敞。伊个时代屋里小人倏蛮多,到了七八十年代个辰光小人倏长大了,一成勿变个居住空间就显得越住越轧。哪能办?要么爷娘单位条件比较好,可以福利分房,解决实际困难。挨个辰光既没“买房子”猢猻讲法,讲出来要吓坏个——钞票啥地方来介许多?有一眼大人动足脑筋,还是走投无路,只好因地制宜,去买木材叫人来屋里搭阁楼。

上海人住个老房子一般层高倏蛮高,搭好阁楼就能改善住房困难了。大人经过一番辛苦,搭好阁楼,尽管阁楼浪人弯腰立勿直,小人倏老开开心个。小人就好晒到阁楼浪去了。一部简易活动扶梯,小人爬上爬下倏蛮好奇个,有辰光小人勿当心损下来,血也损出来了,小人还是喜欢上阁楼,总归屋里变大了,同爷娘分开来住自由呀,阁楼是一个小世界。

八十年代初阿拉刚从学堂毕业进单位,有个师傅伊蛮讲究品味个,屋里是方方正正一间房间,摆式洋气、考究。伊有一个独养儿子,儿子到了结婚年龄,屋里只有一间房间,师傅烦煞了,本来一直勿愿意搭阁楼,因为勿想破坏空间结构。后来想来想去只好搭阁楼了,搭好阁楼,师傅和师娘就只好住勒阁楼浪向,房间就拨儿子做了新房。

儿子结婚后二三年伊拉有小人了,一家三代同堂。后来小人也一眼眼长大,师傅退休了,但居住还是既没改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师傅儿子下决心辞掉原来个公家工作,去了外地做生意。九十年代末师傅儿子赚了点钞票回上海,看到许多新房子平地而起,就决定也要买房子。伊拉一家门去看了交关房子,最后看中了一套复式房子,因为有个地方抬勿起头,交关面积是勿算钞票送个,比较合算。伊拉讲猢猻是阁楼翻版,师傅讲还有老房子猢猻味道。一家三代人又只好住了一道了。第三代小人读书也有单独一间房间,一家人生活过了邪气适意。屋里常常还会有交关亲眷朋友来白相,笑声勿断。伊拉讲新个三代同堂是有质量个三代同堂。真是赶上好时代了,日脚越越开心。

闲话闲画

雁荡路浪向拗手劲

文图 / 阿仁

雁荡路是勿是上海市中心最短个马路?我看,勿是最短,伊至少也算最短最小个马路之一了。雁荡路北面顶牢了淮海中路,东侧是大名鼎鼎个妇女商店。雁荡路南面连通到复兴公园,西侧是历史长久个科学会堂。与东西向个思南路相交个路口是老饭店洁而精。洁而精本来是坐落勒兴安路上个一片私人小饭店,后来姓“公”了,登堂入室搬到了现在个铺面,成为上海人叫得响个川扬菜馆了。洁而精斜对面是雁荡大厦,伊可以称为上海最早对外国人开放个楼盘,当时要以外汇来售楼个。进进出出,以金发碧眼个新上海人为多。一条小小



个雁荡路,花头勿勿少。不过对普通通个上海人来讲,雁荡路上名气最响个却只是一片小面馆,称为味香齐。猢猻面店只有一开间门

面,前店后厨。店堂面积最多三四十个平方,螺蛳壳里做道场,只可以坐下四五十个客人。后到个吃客是人盯人,立勒小方桌旁边等空出

位子来。买筹码个排队要排到店门外。店堂内外好像轧电车,大家都要侧身进出。味香齐个招牌面点是麻酱面、辣酱面加小碗牛肉汤。老吃客们要个几乎一式一样:麻酱拌面加辣酱浇头,再来一碗牛肉汤。吃糕点点心,当下个价钿是共计三十块。

我个外婆家是太仓坊。从小弄堂里穿出来就是味香齐。因此我从戴红领巾吃猢猻碗面吃到了领敬老卡。从辣酱面一角五分一碗吃到了十块一碗。从当学徒工到光荣退休个下面师傅,被我吃走好几拨。我完全可以评上味香齐个资深顾客。现是新个下面师傅又上灶了,我要争取吃面吃到伊也下课退役。大家要问:介好吃?介有味道?百吃勿厌?留只关子,依自家去尝尝滋味吧。老上海个味道吃得出,讲勿出

个。近来雁荡路上南端新开出一家黄鱼面馆。店招大书一行字:“到撒地方气缺伽好缺额黄鱼面。”猢猻句上海闲话不以大家通用个文字来书写。我看是店家故意而为,考试新老上海人个上海闲话水平。我还猜测猢猻面店个老板大约是宁波上海人,伊不讲吃,而讲缺,“缺哪缺哪自瓜人。”老宁波个口音是也。黄鱼面馆里最便宜个一碗小黄鱼面是三十八块,面向个是白领阶层。麻酱面是团结老上海。黄鱼面是招徕新上海。雁荡路浪打出了吃面对台戏。好戏勒后头。讲句吉利闲话吧,吃来吃去,大家都是赢家。哈哈。